

733330

# 伟人的爱

7(6)  
50522

- 弗洛伊德的童年
- 子女是你的朋友
- 与年轻父母的对话
- 社交场合中的交谈艺术
- 消除烦恼使心情快乐的
- 六大诀窍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伟 人 的 爱

书 摘 编 委

责任编辑 南 浦  
封面装帧 邹越非

## 伟 人 的 爱

书摘编委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字数 195,000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7,000

书号: 17299·003 定价: 2.15 元

## 编 辑 说 明

随着城市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发展，人们的观念也有较大的变化。表现在文化方面的就是广大读者已不满足原已取得的文化科学知识，迫切要求向新的、不熟悉的科学文化领域进军。故现在各个层次的读者群的知识结构，阅读兴趣同以往已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要求开拓知识的视野，掌握新的技能和新的思索方法，以便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他们希望读短小生动，指导与实用性强的读物，以便利用较短的时间，熟悉或了解更多的材料，以便与快节奏的生活合拍。

这些变化给我们的出版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认真回答。

有鉴于此，坚持出版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读者服务的方针指导下，依据我们的力量，充分调动我们的有利因素，如研究人员相对集中，图书资料较为丰富这一优厚条件，摘编、摘译了这部书——《伟人的爱》。

本书有《人物篇》、《社交篇》、《文学篇》、《历史篇》、《修身篇》、《新学科篇》等专栏，基本上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较大领域。每篇中所摘文章，均从海内外近千种图书中摘取其精华，其中有不少文章，平时一般读者是很难接触到的；所摘内容，在坚持帮助读者拓宽知识视野的同时，强调了各篇的内容，应努力做到与读者的学习、修养、工作有较多的联系，读后有所得。这就是它的实用性。如前所述，现在的生活节奏加快，根据这一特点，摘文一般限制在万字左右。注意文风，不追求表面词藻华丽，而突出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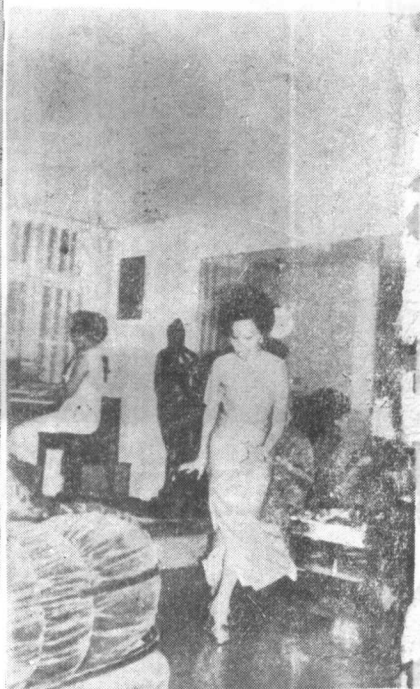
节之生动，强调可读性。

这种编辑方法是我们的一种尝试，尽管我们设想了许多，也做了不少工作，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希望把这本书作为一个窗口，一种媒介。读者从这个窗口中，在这种媒介的作用下，能增长才干与智慧，那么，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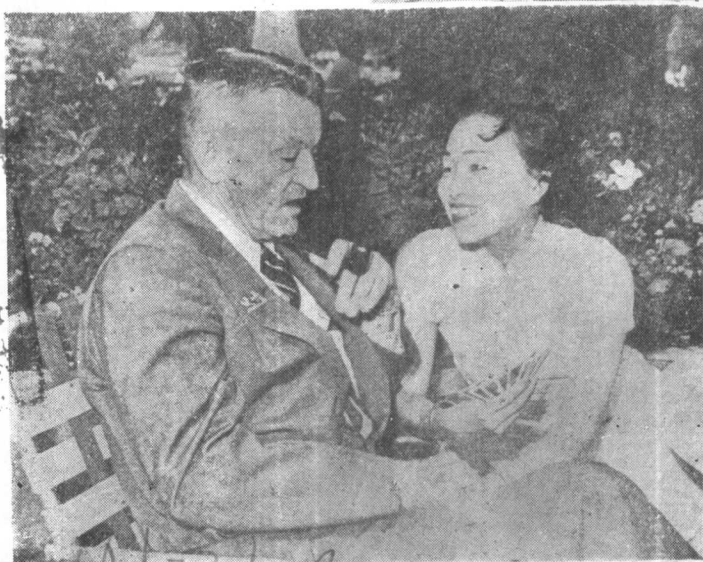


◀陈香梅在家中

▼跳现代舞



▼陈香梅与陈纳德



基4

64633108

# 目 录

|             |                                   |     |
|-------------|-----------------------------------|-----|
| 人<br>物<br>篇 | 伟人的爱<br>——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事<br>斯宾塞著 姜君衡译 | 1   |
|             | 佛洛伊德的童年<br>高宣扬编著                  | 117 |
|             | 牛仔裤争夺战中发迹的加尔文·克莱因                 | 75  |
|             | 陈香梅婚姻自述<br>陈香梅著                   | 250 |
| 社<br>交<br>篇 | 社交场合中的交谈艺术<br>陈胜祥著                | 81  |
|             | 宴会、舞会、茶话会、游园会的礼节<br>一平摘编          | 127 |
|             | 从李鸿章喝洗手水谈吃西餐的规矩 钱歌川著              | 217 |
| 修<br>身<br>篇 | 消除烦恼使心情快乐的六大诀窍 卡内基著               | 13  |
|             | 赢得人心的十大领导艺术 知识出版社编辑部编             | 95  |
|             | 现代人的修养说<br>铃木健二著                  | 225 |
|             | 子女是你的朋友——与年轻父母的对话                 | 159 |

|             |                                 |     |
|-------------|---------------------------------|-----|
| 文<br>学<br>篇 | 山窗小品 (散文集) 张恨水著                 | 201 |
|             | 神秘的旅客 (法国侦探小说) 勒布朗著             | 58  |
|             | 潜谍 (美国通俗小说) 伯克赫尔兹等著 任予摘译        | 25  |
| 历<br>史<br>篇 | 清洪帮的起因与发展                       | 188 |
|             | 一代英杰——伯罗庇达斯                     |     |
|             | 勃脱维尼克等编 程栋摘译                    | 237 |
| 新学<br>科篇    | 时间畅想曲 金哲等著                      | 111 |
|             | 城市经济发展中部门方法和地区方法的<br>结合问题 徐桂华等译 | 52  |
|             | 名人的时间概念                         |     |
|             | 白宫里独特的厅室名称                      | 94  |
|             | 与墨索里尼的外交折冲                      | 74  |

# 伟 人 的 爱

## ——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婚事

——九一四年的夏季和秋季，已经消逝，一九一五年的春季也将要过去，转瞬间夏季又重新来到了。庆龄那时仍旧还在上海，她外表虽然还同从前一样，可是内心由于几月来的犹豫不决，目前一个方针已经确定了。

在家的一星期过去以后，庆龄说话了。在她的一生里，永远不会忘记那时的情景的。当时在场的只有她的父亲和母亲，同时她认为霭龄是不必牵涉在内的。因为她要说的话，只是要她父亲和母亲听到而已。

他们先谈论着孙总理的一切，在一个暂时停顿的时候，庆龄由于感情极度的冲动，面色显得很苍白，她迟疑了一刻，然后清晰地说：“我已经等了好久，想告诉你们一件事，可是我却不希望由此而打消我们家庭里的欢乐，所以我一直等着。因为时光过得很快，我现在不得不说了。我和孙先生都希望能互相结合，这样我们可以常常厮守在一起。我可以帮他不少的忙，而我的心也倾向着革命了。他是一个善良而又伟大的人物。所以我现在希望征得你们的同意。假如他知道我已经把这一件事说明后，那末他马上会写信来的。”

“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了二倍于你的年纪而又是一个革命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会同意这件婚事！决不！除非……”

“你且等一等。让我们问明了事情再说。庆龄！这事在你不曾到那里去的时候，就同意了吗？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是为这件事情？你对这里的工作，不喜欢吗？你的心里是否有着相当的把握？”宋查礼想设法了解这件事情。

“是的。父亲，我很有把握。我以前一直希望为革命工作。我现在是懂得了——我在日本时是非常快活的。我发现了真理，我发觉了我希望做的是什么东西，我又发觉我爱而可以帮他工作的是什么人了。父亲！母亲！我恳求你们的同意。”

“那不可能的！”宋夫人说着，面色是非常的坚决而不满：“那不可能的。你怎会想到这一件事！也算是宋门的一个分子！庆龄！你快些醒来吧！你以后会大大地懊悔的。此外——查礼！我们可以这样说罢？此外你已经跟人订婚。你父亲和我已经为你安排了一个婚礼了。目前，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是必须照它去做的。”

庆龄站了起来，站在他们面前。在这房间的静寂的空气里，她显得非常地纤小、苍白、而孩子气。停了一刻后，她好象要倒下

地去的樣子，她用着比平时较高的喉音，清晰而坚决地一个一个字说：“这不是我自愿的婚约。除非由我自己表示同意之外，那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你可知道父母是有权为子女订婚的吗？”宋夫人严厉地问：“现在诚然有人不照它做，但是在你个人的情形之下，由于你怕羞而沉默的性格，我想这至少是有些帮助的。为了你和整个家庭着想，我们为你作主的这次婚约，是



非常合适的。希望你能在我把这件婚事的详情告诉你后，考虑一番，及早改变你的想法。教育诚然是好的，但是可并不能容许反抗家长决议的事实以及一切不正确的目的。”

房里静默了一刻。宋查礼不舒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很痛苦地开始说：“坐下罢！庆龄！但是在他不曾说出这话之前，庆龄声调不变地又清晰地说：

“母亲，我很抱歉。我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什么意见。这似乎对于我一切教育都非常地不配的。我只能说，我的心已经决定了。”她鞠了个躬，在宋夫人不曾觉察之际，已经转身跑出了门外。

“她会回心转意的。”宋夫人看着查礼面上悲苦的表情说：“那不过是一个女孩子的见解而已。她刚回到家，我们事前是不应当让她留在日本的。现在可没有人知道她脑子里在想些什么，在这一次与孙先生的纠纷里，你始终就不曾严厉地说过话，你只让她听着那些她所不应当听到的话，因此纵容得她的思想是那样地旷野无主了。我们以前就应当设法制止她的。你想她竟要和孙先生结合！那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但是宋查礼却在想着“等”，因为他只能叫她“等”了。他必须设法领会这一件事。他的女儿庆龄希望与孙先生结婚而在整个的革命里站在领袖的地位。原来这就是她准备牺牲的地方！现在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件事的一切了。他的庆龄在孩子的时代，一直记着这个眼睛深沉的人以及他所说的话，在少女的时代，她又深深地为这个人所感动，当这个人说准备把身体贡献给国家的时候，秉性沉静而缄默的她竟说“我也愿意这样”的话，而在成年的时代，她又在学校里和历史教授互相辩论民族的主义，而回国后又预备为国效劳。

“这件事的由来，已经很长久了。”这位父亲自顾自地咕哝着：要是设法阻止，那早就应当设法了。我一直放任它发展，帮助

它发展，而又怂恿着它发展。至于说现在为庆龄所订的婚约，每一个人都认为在目前是已经不成立了。庆龄的母亲只是不忍放弃这样好的机会而已。假如这次庆龄自己的婚约得以成功，那末我也有一半的快乐的。庆龄的母亲代她所找的男人，与她可不是志同道合的配偶，而孙先生却是的。正象她说他是个善良而伟大的人物。他们俩的结合可不能算坏，只是他比她大廿六岁，不大健康，而又在一个不安全的地位而已。

“我必须和庆龄谈起这一点，但是先得让我自己镇定了些才好。庆龄竟会发生这样的事。”查礼抬头向房间四周看了一眼。在他坐着沉思的时候，宋夫人已经走了出去。他追念着庆龄小的时候，带着微笑向他跑来的情景，她那可爱而甜蜜的脸孔，似乎含着一种欢迎的意思，而她纤小的身材，走来时又带着谨慎而温柔的风度。她可不象其他的姐妹兄弟一样地唠唠叨叨。有一次查礼把她抱在膝上，她靠在他的怀里安静地坐着，或者扭弄着他衣服上的钮扣，或者低语着告诉他说她某天在花园里看见开了一朵花或是某天早晨，某人给了她一个糖果做成的洋囡囡等。那就是幼时的庆龄！

突然地一个思想越过了他的脑门，他觉得不能忍受，便迅速地立了起来，开始绕着房间踱着。她绝对不能匆促而不加考虑地独断独行的。他准备找到她向她要求一件事情——她得暂时等待使大家没有疑惑后，他方才可以同意。

因此庆龄便继续留在上海，在用着她只能向总理表露私心的窃喜写着信时说：“你看！你叫我先告诉父母，后加以决定的办法，是得到了怎样的一个结果！不过那正象我说的一样，只是一个形式而已。这婚约已经决定了。我现在只为着我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一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苦的苦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么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每一次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她总是说：

‘那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件事绝对不能让这个家庭以外的人知道。’她赋着一种深深的守旧的思想。她诚然是一个很完美的人，可是她却不知道怎样去铲除旧式的思想。

“我希望能象从前一样，与你共同做着一切工作。你现在虽然有别人帮助你，可是你得留下一些让我来做。听说你要回中国来，我觉得很兴奋。但是你来这里是不会有什么成就的。所以我以为我们两人还是等一等好。霭龄的态度，你可以知道是跟母亲完全一样的。她秉性和气，她以为我一定会回心转意的。事实上，我知道，与我订婚的那人，可说是由于她的选择而来的。我到你那里之前，还得在这里等上一个时期。现在人民都开始叫你总理了，我对这点非常快活，因为那意思就是说，人们需要你而崇拜你。”

因此庆龄一直在上海等着，做着她母亲和姐姐以为可以转变她的思想的各种事情。宋查礼由于事务的繁忙，便没有时间管这些事了。对的！其余的人都非常的忙而满足庆龄最后看到母亲与霭龄的思想依然如旧没有什么改变的希望，而父亲却已在内心同意了这一次婚事的时候，便开始她的计划了。

美龄在韦斯莱大学第三学年的冬季里，向子文那里发出一封电报：“家有重要消息寄到，周末能来否？”

在这一星期里面，美龄成天显着茫然若失的样子。她几次三番地取出了庆龄的信，阅读着，然后想着应当采取什么办法，而重复地问着她自己：“我是否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我尽力去做，能不能把这种情势挽回呢？喔！子文可又不在这里！”

庆龄这一封信是用着她平时清楚的体裁写的：“我现在写信给你，美龄！是因为你远在异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这个消息，同时又因为你所处的环境里，对于我所做的事情，不容易了解所然。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的事了。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仔细地考虑必须有相当

的把握。美龄！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曾改变，而父亲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的了。

“美龄！你可曾知道在我不会回到中国之前，父亲和母亲已经为我订婚的事吗？你能相信这一件事吗？我现在还在疑惑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去的。母亲说，因为我秉性怕羞而沉默，由他们代我作主，似乎对我更有帮助。霭龄也说那人是非常漂亮而有希望。至于父亲对这件事情却没有说些什么。母亲当然出于这个缘故，认为我不应当嫁给孙先生，喔！美龄！在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而家里又是那么反对着我的情况下，要长久等待，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他们用所有的方法——往往是最和善的方法——想改变我的思想。但是，美龄！他们实在不了解我的心。他们不知道我如果一直住在这里，会失去我生命的意义，以及一切我愿为之而工作时所得到的快活。我想你跟子文或者知道我将要采取的应付步骤是什么，我知道你们一定会的。我很了解我采取这种步骤的严重性，我很知道它会在我们的家庭里罩上一个阴影。可是我已经一再平衡考虑过，而结果还是一样，——我准备走了。

“美龄！我常常记起我们俩在一起时的情景。我以为你对于我的心比起霭龄来是比较了解得透彻一些的。至于以后你们对我的一切的事情，我知道是一定不会象从前一样的了。我现在不能确定，但是我仍得出走。因为我的欢乐——我仅有的欢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工作时才能获得。此外我对他还有极大的用处。我可以到处留意他所需要的一切，而延长他的寿命。我可以帮助他使各地——即使是全中国——的国民了解这次革命的意义。啊！美龄！我一生从来不曾象在日本的几个月里那样得到过如此的快乐。那时候，我可以大笑而感到非常的自由。我或许不会对那些使其他人快乐的事情觉得快乐，但是现在我正做着我要做的事，所以我感到快乐。

“美龄！你接到这一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日本，和孙先

生在一起了。我走时是那样地迅速、秘密而又不曾通知任何人。我想你或许会把这种行动叫做‘私奔’的。由于家庭不同意我的婚事，因此我们在日本的婚礼将非常简略而隐秘。这事情你告诉子文罢！因为我不知道我出走后，这里（在上海）将采取什么办法。他们或许会打电报给你——你看到这信时，或者已经接到了家里的电报了——可是依我想起来，他们在不曾写信给你之前，恐怕不会作声的。我这一次并不希望家里宽恕我。我虽然等待过家里的同意，可是没有得到过同意。我因为不能再等下去，所以我以为这是最后一着了。他们不会改变他们的思想的。同时我也不会。假使你能接到这信，那末我以后再预备写信给你。喔！美龄！在这种情形之下做事是非常困苦的，但是我却是坚定的。”

在星期六的那天晚上，当子文和美龄两人一同谈着这一封信的时候，美龄的眼睛里充满了眼泪。

“这件事我们看着它发展，却无法止住它。”子文慢慢地说，“当她碰到了孙先生后，这件事便开始发作了。你看我在上火车时，在车站上看到的是什么东西！”

一张报纸标题上说，上海宋氏的第二位女公子现已私奔往日本，与中国革命领袖孙逸仙结婚。至于里面的记述，只有一半是正确的事实。

“我在不曾赶到这里之前，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子文说着放下了报纸和信札，在房间里踱着。“但是我仍旧以为除了母亲之外，我们都看到这件事情的发展的。霭龄或者竟没有想到庆龄会那么地冒险。父亲对于这件事的态度虽然比母亲和霭龄来得缓和，但是现在他一定也对这一层表示疑惑的。这一件事使我们的家庭得到了一个古怪的名气。我会看到人们对这件事大做文章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好想，绝对没有办法。或许庆龄会懊悔而回到我们的家庭里来。或许孙先生的命运注定他不能活得长寿，那末她对革命的热忱或许会与他一起消逝。总而言之，她太年轻了。好罢！我

们在不快活的时候，不必勉强说我们快活。不过我们不必这样沮丧，我们要让她知道我们现在还是与平时一样地生活着。”

“但是，”美龄插口说：“你在先不是说我们每人都看到这件事情的发展的吗？的确在庆龄小的时候，这事情已经发生了。但现在庆龄是跑向日本去结婚了！我没有办法想开这件事。霭龄和我，无论哪一个人也会象她那样去做的。同时母亲和霭龄无论哪一个人也会反对这件事的。我不得不由此想到庆龄的面孔。你是知道的，她是那么地温柔而美丽。她的喉音又象夏季吹在树叶间的微风一样的和顺。喔！子文，整个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

“但是美龄，我看到庆龄的面孔非常苍白，而她的眼睛又象火一样的热烈。你也看到过她的面孔的。她的喉音将同平时一样，不比它高，不比它响，可是每一字眼都非常地清晰。”

“这件事她曾经考虑过好一个时期了。”美龄若有所思地说，那可不是仓卒间的决定。

“那或者是由于一种她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所驱使。”子文一面慢慢地说着，一面把信折拢来。“不管怎样，我绝对可以说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了。”

这正是六月的黄昏，月光照在地上皎洁如洗，花边似的树叶飘落在广阔而平滑的人行道上。远处可以听到人的笑语声和活泼轻快的音乐。美龄神往了一阵，但是很快地使自己复回到现实世界中来。

“一年之后我就要回到中国去。”美龄在大学三年级的最后一个星期中半喜半愁地说道。

“我已经在国外很久了，几乎已经记不起什么时候离开中国的。但我不能马上就走，因为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她觉得心里一阵寒冷。李彼得说他们都是摩登的人物，能够自己安排自己的婚事，她真的能够这样吗？有一种思想涌上她的心头，但她立刻把它驱逐了出去，因为别的思想压迫着她。她的爸

妈曾为庆龄定下一桩亲事。她自己的姐姐，留在旧环境中的霭龄曾为她选定一个男人。

美龄走到绿草如茵的河边舒适地坐好，树的阴影使人以为是一座耸立在夜空中的中国宝塔，树叶的声音又好像是水波的声音，使她觉得好象已经在杭州，坐在西湖边上。

但她这时并不想和什么人一起在什么地方玩，却想着她一个人在中国做着许多她幼时就计划好了要做的事情。

“他大概要我崇拜他，叫我做一个贤妻良母。”她不屑地自忖着，“但我不要这些东西，我要做许多事业，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我。”

她不耐烦地用手把她的前刘海梳到后面去，坐在那里不安地摇动着。她不耐烦地再坐那里，因为她的整个身心现在正贯注在某种东西上去。

“我要走了。我忘记了一件事情。”她心血来潮地说。

她简直不能再坐下去，她匆促地站起身来。美龄一跨进门思绪更涌了起来。

“现在很多事情都放在我的面前。我活着，很健康，明年就要在韦斯莱大学毕业，然后——留在这里已经很久很久了——然后我要回国去，这是我所关心的事情。”她走到一扇开着的窗前，望着黑沉沉的夜色。

“我们是在一年前的今天结婚的。”庆龄一面做着工作一面抬起头来定睛地望着孙博士说。那正是俄国革命的那一年。

“一年前，庆龄，这在我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呵。唉，我实在太疲乏了，有时竟什么事情都记不起来了。要不是你提醒我！”

“别傻。”庆龄微笑着马上接上去说道。“我只是一个听你指挥的侍仆。不是吗？但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仆人——我曾经给过你一点点安慰，总理，不是吗？这种安慰或许是你以前所从来没有得到过的！”